

语言符号学研究

特约主持人:王铭玉 教授

主持人简介:王铭玉,男,1958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现为黑龙江大学校长助理、《外语学刊》主编、俄语学院院长、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其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符号学、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外语教学论等,先后出版《现代俄语同义句》、《符号学研究》、《语言符号学》、《符号语言学》等二十多部专著、译著和教材,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持人话语:人是符号性动物。离开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人将失去其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基础。因此,语言符号不仅由能指、所指构成的,具有层级性特征的符号系统,而且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人类中心性等标志性特征的特殊本体。因此,要洞见语言符号的本质,要彰显语言符号的价值,要建构语言符号学,就需要多维度研究语言符号,包括对语言符号学现有理论、方法的反思和建构。这正是本期组稿的核心理念。马壮寰教授以离散性为基础,考察语言符号的精确性和模糊性,在精确与模糊之间洞察语言符号的本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苏晓军教授将体验性置于认知符号学视域,考察认知语言学中体验性的局限性,进而建构属于认知符号学的独特的体验性。孙秀丽博士以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的引进与诠释为目的,从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切入,将符号研究同主体人的研究结合起来。如果马壮寰教授的研究属于语言符号本体研究,那么苏晓军、孙秀丽的成果则属于语言符号学的探索与引进。

中国语言符号学的建构需要多维度工作,更需要我们在国外语言符号学引进和语言符号本体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

精确与模糊 ——对语言符号离散性的分析

马壮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提 要:由于具有离散性,语言显现出其特有的高效和精确,并在符号学中归类为与模拟相对的数字符号。同时,语言又具有模糊性质。本文指出,精确与模糊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性质,都与离散性有着紧密关系,都可以借助离散性得到解释。虽然二者同时存在于语言符号中,但是却体现于意义的不同层面:前者基于涵义,相当于概念的内涵;后者基于所指意义,相当于概念的外延。

关键词:离散性;精确;模糊;涵义;所指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6 - 0137 - 5

Precision versus Fuzziness: an Analysis of Discreteness of Linguistic Sign

Ma Zhuang-huan

(Beijing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Beijing 100024, China)

Due to its discreteness, language is characteristically productive and precise, and therefore, regarded in semiotics as digital in contrast with analogical. However, language is somewhat fuzzy. The paper states that precision and fuzziness can both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discreteness. Though the two qualities exist simultaneously in certain linguistic signs they lie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meaning: precision in sens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intension of concept; fuzziness in referential meaning, which is simi-

lar to the extension of concept

Key words: discrete; precise; fuzzy; sense; reference

语言使人类面对一种悖论:一方面,人类能够用语言表达;另一方面,语言的表达并非无限准确。语言毕竟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它无法如实地再现或描摹事物。可以说,语言既是精确的,又是模糊的。本文力图基于“离散性”的观点,分析和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1 离散性的一般解释

离散性与连续性相对,因此也可以称为“非连续性”。“连续”与“非连续”是人类生活和思想中最基本的两个范畴和两种经验(Chandler 2002: 45)。在语言学和语言符号学的语境中,离散性指语言符号或符号的成分可以分析为有确定的边界,彼此间没有连续或渐进的过渡关系(Crystal 1985: 96, 97)。这种性质是语言结构得以分析的前提。界限分明、离散的语言单位既可以区分意义(例如音素),又可以承载意义(例如语素)(Busmann 2000: 133),在语言结构的两个层面上都存在离散的语言单位。

然而,通常语言学家关注的是体现在语言结构低层面或第二层面(secondary level)的离散性。其实,离散性不仅存在于语言结构的低层面(语音层面),而且同样存在于语言的高层面(primary level)。该层面由离散的或非连续的语言单位构成,例如语素或词语等对于它们离散性同样具有解释力。语言承载意义的词或语素相对于不承载意义的音素来说,其离散性自然要体现于形式与意义(包括语法意义)两个方面。每个词的意义都是可以清晰界定的,彼此之间形成区别与对立。即便是两个发音相同、书写形式相同的异义词(homonym),例如 bear(熊)和 bear(忍受),彼此在意义上的区别或界线也是十分明显的,仍然处于离散关系之中。意义几乎相同的近义词(通常所说的“同义词”)之间同样界限分明,也就是说在意义的某个方面仍然有区别。

在一种语言中,本身无意义却用来表示意义的音素为数很少,但是由这些音素构成的用来承载意义的语素或语词却是数不胜数。正如 Bloomfield 所说,语言符号指代的事物即现实世界的全部内容,变化无穷(Bloomfield 2002: 169)。这就必然需要将这些数量有限的音素不断组合,才能形成数量众多的含有意义的语素及语词;语词的不断组合又可以形成数量更多的句子。那么,显然,这种组合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离散性:既包括音素的离散性,也包括语素、语词的离散性。

2 离散性:语言的特质之一

人类力求精确地认识和描写世界,而这一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类使用的、具有离散性的语言。假如

语言不具备离散性,就不会有清晰可辨、相互区别或对立的音素,也就不可能存在由音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诸如语素或语词这样的意义单位,就必然呈现出混沌不清的状态,从而丧失准确地表达意义的功能。假如语言没有离散性,语言机构内部的差别或对立就无从谈起,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别和对立又是产生价值的根本(索绪尔 1959: 107, 108)。差别蕴涵着同一性(identity),即语言单位各自相对稳定的可识别的特征,二者相辅相成。然而,无论差别还是同一性都意味着语言符号不是连续的、模糊的,而是可以清晰区分或界定的。

作为语言的属性之一,离散性同语言其它若干属性一道使得语言有别于某些非语言的交际系统(例如动物的嚎叫),从而显现出其特有的灵活、高效和精确。正因为如此,语言(符号)在符号学中的“模拟”(analogical)与“数字”(digital)两种符号的分类中被视为数字(Chandler 2002: 46),而那些不具备离散性的符号则是模拟的。“数字”的与“模拟”的相反,意味着更清晰、精确。

与数字符号不同,模拟符号(譬如,视觉形象、味道、气味、质感;人的表情、手势、叹息或呻吟等等)处在连续统中渐进的层级关系中,或者说,这种具有理据的或非任意性的符号的能指是连续的。这种符号能够传递或承载无数细微的、超乎语言的信息(Chandler 2002: 46)。例如,一幅绘画的蕴意是开放的,可以得到多种解读,可以传递许多言语不能传递的信息,可谓“画中有诗而又非诗所能表达”(钱钟书 2002)。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符号缺少精确性,对它们不能像对词语那样加以界定。譬如,如果将人的微笑视为一种符号,它承载的信息包含一定程度的不精确性,很难准确地付诸语言。

出于需要,人们可以将连续的事物规定为数字的,例如将时间分割为单位,加以量化或计算。但是这些是人们主观所为,并没有改变时间的连续性本质。由于语言具有离散性,人们能够通过使用语言比较清晰、准确地认识世界及其自身。在某种意义上讲,凡是被语言表达的都能够清晰地表达。

3 离散性:精确与模糊

事实上,语言的表达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尽管语言似乎能够表达一切,语言中时常出现的含混或模糊现象就是一个例证。这种模糊,如同精确性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离散性那里得到解释。如此说来,我们就面对一个矛盾的现象:语言的离散性既与语言的精确相关又与语言的模糊相关。

语言的模糊现象有多种,就语言学范围而言,主要属

于语义学的研究内容。人们对这个问题早有关注并进行许多研究。在探讨语言模糊现象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区分本体的模糊性(ontological fuzziness)和认识上的模糊性(epistemological fuzziness,或者叫观念上模糊性)这样两种不同的模糊现象”(伍铁平 1999: 141)。前者意味着语言所代表的事物本身是模糊的,从而导致语义模糊;后一种模糊性并不来自语言所表达的事物,而是认识上的模糊所致。

世界上许多事物——包括人类的情感及人类感官所体验的嗅觉、味觉等等——都不是以离散方式存在的,是难以量化或计数的,也可以说是模糊的,尽管用来代表它们的词语是离散的。这里的“离散”除了指语音单位——这是显而易见的,还同时意味着它们的意义的某一层面是离散的、清晰的。譬如,一方面,人们对甜的味觉是难以精确界定的,或者说,不是离散的。因此,与之相应的词语“甜”在一定意义上也不是离散的,而是模糊的。另一方面,“甜”不同于“酸”、“辣”、“咸”,更不同于“苦”,这种字面意义却从来都是明确的、清晰的。“甜”与“酸”、“辣”、“咸”、“苦”等处在一个相互区别或对立的聚合关系之中。正是这种关系产生了它们各自的价值,也明确地区分了它们各自的某种意义。

我们还可以用表示感情的词语做例证。譬如,愉快的心情显然是难以计数、难以界定的,不是离散的。从“张三愉快”这句话中,人们不能准确地得知他究竟怎样愉快,或者说,张三的心情并不能用“愉快”一词准确地揭示出来。生活中人们可以无数次地使用“愉快”一词去描写人们的心情,然而这些被描写的心情显然不尽相同。这些都可以说明“愉快”一词所带有的模糊性。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无法否认在词典中“愉快”有着明确的定义,不能否认“愉快”与“喜悦”、“兴奋”等近义词的细微差异以及及“郁闷”、“难过”、“悲伤”等反义词的明显不同。或者说,我们不能否认“张三愉快”是一个具有明确意义的表述。如此看来,“愉快”在某一种意义上是清晰、准确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模糊的。这种似乎矛盾的双重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涉及语义学领域中有关意义的分类问题。

对意义的界定或分类是语义学中一个基本问题,虽然看似明了,其实却经常令人困惑。语言学家在界定和区分意义时,采取不同的视角。对一些术语的使用也不尽统一(Palmer 1981: 18),既有重叠又有区别。当这些英文术语被翻译成中文时,更增加了混淆的可能性。

意义通常可以分为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两个方面:涵义(sense)和所指意义(reference/referential meaning)。二者有时与概念的内涵(intension)及外延(extension)相对应(Bussmann 2000: 427)。涵义来自语言内部词项之间通过聚合和组合两个维度而形成的关系系统(Crystal

1985: 276);指“词项之间的、语言内部的关系”,或者说“完全属于语言系统内部的”(Lyons 2000: 80)。而所指意义指语言符号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涉及非语言的事物。对二者的研究甚至可以被视作两种语义学,一种着眼于意义结构,另一种则借助语言之外的经验来研究意义(Palmer 1981: 30)。

然而,语言学家 Lyons(2000: 81, 82)对这种二分法不以为然。他将意义分为三个方面:除了涵义(sense)、所指意义(reference),还有指示意义(denotation)——而后两项通常被其他语言学家统称为 reference。他认为虽然所指意义和指示意义二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二者都与语言外部世界发生关系,但不应混为一谈。所指意义(例如,“那只狗”的所指意义)受语境的影响,容易变化,而指示意义以及涵义则不受语境制约,是比较稳定的。他的分类更为细致也更复杂,其中也不乏令人费解之处。譬如,他认为,指示意义与涵义不仅相互依赖,而且具有逆反关系,即指示意义越大则涵义越小,反之亦然。他认为,这种关系与传统逻辑中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很相似(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本文作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此同时又认为指示意义包含外延与内涵两个互补方面。

语言学家 Leech(1981)与众不同,没有着力对涵义(sense)、所指意义(reference)等加以区分,而提出了七种意义,其中包括最为核心的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并认为概念意义相当于 denotative meaning(“指示意义”或“外延意义”)。同时他还说,他的 conceptual meaning(概念意义)也可叫做 sense(Leech 1981: 23)。显然,在这里他的 sense不完全等同于其他语言学家使用的、与 reference 相对的 sense。

对 Leech 的“概念意义”,有人指出,它包含着涵义(sense)与所指意义(reference)两方面(胡壮麟 2001: 162)。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概念总具有两个方面。可是 Leech 本人并没有这样阐释,对涵义与所指意义的二项区分显然是他有意回避的。Leech(1981: 9, 10)认为“概念意义”能够像音素那样以结构分析和对比特征的方式加以研究。他所说的对比特征指的是义素或意义成分。在语义学中,这种意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的前提是离散性:如果不存在离散的意义成分或义素单位,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分析。而在这种分析中被分析的对象是涵义(sense),而不是所指意义(reference),因为这种分析被认为旨在探索涵义关系(sense-relation)(Lyons 2000: 114)。基于这一点,Leech 的概念意义似乎相当于涵义。然而他却又把他的“概念意义”解释为“指示意义”或“外延意义”(denotative meaning)。

仅从以上引述的观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对意义的界定和区分相当纷杂,其中仍有有待理清的问题。当然,这

并不是本文的宗旨。本文在讨论语言符号的精确与模糊性质时,对现有的某些术语,根据需要加以灵活使用。

当我们说一个语言符号在意义层面具有离散性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它的涵义,或者通常所说的字典意义;就实词而言,主要是指其概念的内涵(当然,我们知道字典意义有时也涉及概念的外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语言符号都是清晰的、离散的,否则就难以存在。譬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关“愉快”的界定(即该词的涵义)是清晰的:“快意;舒畅”——这种“清晰”至少使该词有别于其他表示感情的词汇,如前文所说的,“喜悦”、“兴奋”、“郁闷”、“难过”、“悲伤”等等。或者说,正是由于与其他表示情感的词汇的区别或对立,“愉快”的某种意义才得以清晰地存在。如果,将这些词语仅就这个层面的意思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是清晰可辨的,彼此间的关系是离散的。然而,“愉快”所指代的具体情感则无法计数,没有那样清晰。因此,在另一个意义(宽泛的所指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愉快”不是离散的,是模糊的。在这层意义上,它与以上提到的若干表示情感的词汇之间的区别也不是那么清晰。由此可见,即便一个(所指意义)模糊的词,它的字典意义也是离散的、清晰的。其模糊的一面是通过其清晰的一面传递的,否则就无从得知其模糊性。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人们也会说“愉快”的概念是模糊的。其实,严格地讲,模糊的是其概念的外延(extension)。词义的模糊性“是因为词所指称的事物其外延的边界是游移的、不确定的”(伍铁平 2006: 115)。“愉快”的外延意义指所有愉快的感情,恰在这层意义上,它是非离散的,或模糊的——人们无法清楚地得知“愉快的感情”的范围。

如果以离散性为标尺,就字典意义或涵义而言,“愉快”与“难过”(或“悲伤”)这对所谓程度(gradable)反义词(也译作等级或级差反义词)之间,如同“活着”与“死了”这对互补(complimentary)反义词一样,也具有清晰的界限。而就所指意义而言,“愉快”与“悲伤”之间的界限就不清晰了。二者之间存在过渡的或中间的语言单位,例如“挺愉快 悲伤”、“非常愉快 悲伤”等——对它们在程度上的限定或修饰。因此,一对反义词,不论是所谓等级的还是互补的,就字典意义/涵义而言,两个词之间是离散的、非连续的。而就所指意义而论:一对程度反义词(如“愉快”与“悲伤”)之间是非离散的,或者说是模糊的;一对互补反义词(如“活着”与“死了”)之间则仍然是离散的或非连续的。或许有人会发觉以上观点似乎与语义学中有关的讨论相背。在语义学中,像“愉快”与“悲伤”这样的反义词基于涵义(sense)的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程度的,即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程度的变化或中间状态,因而叫做程度反义词。而本文却认为恰恰在涵义上,二者

是相互对立、界限分明的。对此我们不妨这样解释:在进行所谓涵义关系的分析时,介入其中的并非只有纯粹的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尽管涵义被认为是属于语言系统内部的。也就是说,只有观察它们所指的实际情况,即它们的所指意义,才能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意义单位,才能发现它们是程度反义词。另外,上下义关系也可以说明此问题。根据涵义关系中的上下义关系(hyponymy),我们知道“动物”包括“哺乳动物”,从而前者是后者的上义词,这里显然指的是概念的外延(extension)。而外延被认为与所指意义相对应,是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以上分析似乎意味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认为所指意义没有介入其中,那么就不能坚持认为涵义是限于语言内部的;如果认为涵义指语言内部关系系统,那么就承认在涵义关系的分析中时所指意义介入了其中。其实涵义和所指意义之间,或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并非截然分明。正如 Lyons(2000: 76)指出的,涵义与指示意义是相互依赖来的。而指示意义,在他看来,包括内涵和外延两部分。从此例中我们可见看出意义的划分并不是那么简单、绝对、泾渭分明;还可以看出 Lyons对意义划分更有道理。

虽然语言学家通常认为,涵义属于语言内部、词项之间的;而所指意义(包括 Lyons提出的指示意义)指语言符号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涉及非语言的事物,但是事实上,什么是语言内的,什么是语言外的,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有时是很难分清的。譬如,字典通常告诉人们,“鸟”的涵义是:长着羽毛,具有两条腿、两个翅膀,通常能飞的生物。这个对鸟的界定显然源于客观世界,源于鸟的生物属性或特征。所以可以认为在涵义关系(sense relations)的分析中,属于语言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语义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如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可分割一样,涵义和所指意义也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水岭。正如 Palmer(1981: 32)所说,因为语言的分类与世界的分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所以并非总能把涵义和所指意义清楚地划分开。

虽然我们认为在所指意义上“愉快”与“悲伤”之间是非离散的,或者是模糊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人们对愉快——这种感情的基本感受——是模糊的,相反,人们能够区分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或悲伤的)感情,对这类感情的基本体验是一致的——不管导致这种感情的原因如何。如果用原型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虽然有些谓词并不具有可以明确界定的外延,但是仍然具有清晰的原型(Hurford et al 1983: 87)。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由于某些共性形成“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这些自然种类的外延有时是模糊的,随之用来指代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也有某种不确定成分,或者说具有连续性或非离散性。这一点也可以用认知学派

所主张的原型理论加以解释。在讨论原型理论时,最常用的举例是“鸟”的自然类。尽管该范畴由于其边缘存在着非典型鸟类(譬如鸵鸟、企鹅)从而显得模糊,或者说,“鸟”的外延意义不是离散的,但是人们对“鸟”的基本涵义是清楚的。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应是以典型化成员为中心的原型范畴”(郭聿楷等 2002: 62),那么非典型的范畴成员就处于亚状态,或边缘状态。这也就意味着,范畴之间可能存在模糊边缘,即概念的外延不够清晰,或者说,没有或不具备明显的离散性。而与此相应的是,这种模糊性自然要在词的意义或所指意义(或外延意义)上体现出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通过与模拟符号相比,语言符号的离散性使得语言具有明显的精确性。然而语言的表达能力不是无限的,在许多情况下,语言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人们所要表达的——语言具有模糊性的一面。导致语言符号意义模糊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在语言符号所指代的事物中有许多不是以离散方式存在的,因此,相应的语义会随之模糊不清。另一种情况是,某些事物虽然本身可以量化,是以离散的方式存在的,但是代表它们的词语的所指意义仍然缺少或不具备离散性,因为与这些词语相应的概念的外延不够清晰。

离散性既可以解释语言符号的精确性又可以解释其模糊性。精确与模糊,这对相互矛盾的性质,虽然同时存在于语言符号但是却体现于意义的不同层面:前者基于涵义,即相当于概念的内涵,或一般所说的字典意义或字面意义;后者基于所指意义,即相当于概念的外延。如果不使用这些术语,或者说,无论使用怎样的术语,本文认为就某一种意义(或意义的某一层面)而论,所有词语都是离散的符号,而就另一种意义而言,有些词语则可能是非离散的,或者是模糊的。在思索该问题时,我们注意到语言学在试图深入探讨语义的时候面临着十分棘手的任务,那就是如何将意义科学地分类。

参考文献

郭聿楷 何英玉. 语义学概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胡壮麟. 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钱钟书. 七缀集 [Z].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伍铁平. 普通语言学概要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Bloomfield, L.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Bussmann, H.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Chandler, D. *Semiotics: the Bas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Chapman, S. *Philosophy for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Crystal, D.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Andre Deutsch, 1985.
Hockett, C. F.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58
Hurford, J. & Heasley, B. *Semantics: A Course Boo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ech, G.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M].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81.
Lyons, J. *Semantics* [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Lyons, J.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almer, F. R. *Semantic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ins, R. H.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Saeed, J. *Seman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 Baskin) [M]. New York, London: Mcgraw-Hill Paperbacks, 1959.

收稿日期: 2009 - 07 - 17

【责任编辑 李洪儒】